

想象还是传奇？

今天看武侠小说中的暗器

几乎每部武侠小说都有暗器，武侠小说中如果没有了暗器，只是明刀明枪、拳掌相搏，显然会失色不少。在文学的观念中，暗器一定是又细又小的东西，始终没有登上大雅之堂。但暗器却又是重要的武器。

在古代典籍中，唐顺之（1507-1560）最早提出“暗器”这一概念。然而暗器的具体含义是什么？3月18日，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、中文系联合举办了一场有趣的讲座《话说武侠小说中的暗器》，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林保淳教授，中文系李楠教授、张怡微副教授、陈特博士，上海大学中文系石娟教授共同探讨中国武侠小说中暗器的描写。

暗器含义非常丰富

武侠小说离不开武功，也离不开武器。“武”字代表了中国的诸多冷兵器，每种兵器都有不同的施展手法，这就是所谓的招式，武侠故事的发展和它们紧密相连。

作为当下较有名且成就较高的武侠小说研究者，林保淳首先指出，暗器的含义非常丰富。暗器在武侠小说中经常被使用，但并未被列入十八般武器，而是奇门兵阵之一。暗器给人的印象是小巧、细微，肉眼难以察觉，通常在对手不注意的情况下使用。由于其形制较小，因此暗器要达到伤害对方的目的，通常需要淬毒。武侠小说中出现的暗器种类非常多。古龙曾经提到有360种，实际上，古龙往往泛泛而论，武侠小说的暗器也并非正好360种。对一般读者来说，金钱镖、梅花针、铁蒺藜、袖剑弹丸等形制较小的暗器广为人知。

虽然在字面上，“暗”有微小、难以察觉的意思，但是，揆诸史籍，暗器最初的主要意义是出其不意、趁其不备。

武侠小说离不开暗器

几乎所有的武侠小说家都会在他写的小说中带上几笔暗器。其种类五花八门，几乎只要能想象得出来的都可以派上用场。大抵在江湖中以“八臂”“千手”“千臂”“神针”为绰号的人，都是暗器名家，“满天花雨”“倒洒金钱”“天女散花”“流星追月”则是最常见用来形容暗器施展的手法。

林保淳说，小说不同于历史现实，在武侠小说中暗器通常与毒药紧密关联，比如古龙爱写的“唐门”就以“暗器、毒

药”令人闻之色变。也正因为其“暗”，通常都不是光明磊落的侠客应该使用的，所以在小说中擅用暗器的以反派角色居多，但女性也喜欢用。正道侠士即使不得已而用之，一绝不能涂抹毒药，二则在发出暗器之前，必须先“打”、“照打”招呼一声，以表示光明正大的态度。

但武侠小说中关于暗器描写，常常违背物理学常识，快狠准不说，还可以先慢后快、左右回旋，甚至可以在碰撞之后，巧妙地分击目标物，令人防不胜防。

张怡微在讨论时提到，要厘清“暗”的涵义，体积大小恐怕不是首要因素。

“血滴子”是暗器之王吗

武侠小说中的暗器当然绝对不止古龙说的360余种，但真正流传至今犹广为人所知的暗



■ 讨论会现场吸引了众多听众

器，无疑就是“血滴子”了。Discovery曾介绍中国的10大“致命武器”，就将“血滴子”排在第一位。林保淳认为这多半是来自武侠电影中的片段，虽不足为凭但竟能使老外都注意到，也算是名闻遐迩、蜚声国际。

林保淳指出“血滴子”的原型，不过是个牛皮囊袋口装有类似剪刀的利器，袋口有柄，可以绞剪，在使用时是采趁人不备的方式，从后面偷袭，以囊就首，干净利落。此传说在后来的作家不断发挥想象力加以渲染下，雍正、血滴子、年羹尧、云中燕，乃至为后人传诵的“江南八侠”，纵横交错，组织成了复杂、多变的关系网，竟成为脍炙人口的一段传奇。其中民国旧派武侠小说家王度庐1946年的《新血滴子》启之于前，1955年台湾武侠小说作家成铁吾于《上海日报》发表的《年羹尧新传》，更可视集其大成之作。

石娟补充道，血滴子虽然是暗器，但也是“世代累积”的结果，直到武侠电影中它的形制才最后确定。

在武侠小说家中，最偏爱

摹写暗器的无疑是云中岳，几乎每一部都多多少少有好几位以暗器出名或伤人的名家，男女老少、贤愚不肖，应有尽有，而且，书中主角不是自己精擅各种不同的暗器手法，就是动辄为敌人的暗器所暗算，以此让情节起伏生变，带动整个故事的发展。与其他武侠作家最大的不同在于，云中岳坚持“器为人用”，暗器本身没有好坏、善恶的区别，是看“人”以怎样的目的去使用它。云中岳小说中没有“唐门”，但暗器、毒药却是五花八门，令人眼花缭乱，可惜也正是因过于繁多，反而蜕变成寻常武器，人人都能来上一手，以至于读者甚至很难像金庸、古龙一般，能说出什么较令人醒豁的暗器名目。

武侠小说的世界都是模拟古代社会而构筑的。李楠说，整个文学的想象世界与金庸时代的武侠小说已经完全不同，但思考武

侠小说的历史脉络，会发现它们在中国传统文化或者思想体系中独有其文学价值。

暗器与当代世界

自从美国设计家柯特在1835年研制出第一种量产的转轮手枪后，暗器就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，今人也只能在武侠小说中依稀想象其威力。但暗器在广泛的意义上没有消失，在当今的世界，常常会发生突然的武装袭击，倒是传承了暗器“出其不意”的本质。

陈特说，小说是一个世界，这个世界与当今世界不可能完全相同。小说世界虽然由作者的心灵经由语言文字塑造出来，但是作者的心灵从来不是凭空而来，他生活在历史世界之中。林保淳教授的讲座，由“微而显”的讨论入手，不断循环在历史与小说之间，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小说的世界。

本次讲座是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系列“讲谈会”之一，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为不同年资、学科背景的学者提供一个开放的平台，围绕若干富有趣味的问题展开讲演与谈论。

闫力元（中文系2021级博士研究生）

相辉纵论

寻找跨领域灵感

作为一个数学专业出身的学生，转变为一个计算机人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。

为了克服这一困难，我付出了更多的努力，与导师、师兄师姐高频交流，不断提升自己在计算机领域的知识和技能。通过不断地学习和实践，逐渐适应了计算机领域的学习和工作。

我的研究方向是生物信息学和自然语言处理（NLP）的交叉领域，专注于基于人类临床表型的疾病基因优选算法。已发表一篇共同合作的论文，并有一篇第一作者的研究成果，获得2023年度董氏奖学金者。这些成绩为我在学术道路上的前进注入动力和信心。

有一次在阅读相关文献时，我突然获得一种新思路，

尝试一种新方法，意外地取得了不错的效果。这种跨领域的灵感来源于我对生物信息学和NLP领域的深入研究，以及对现实生活中问题的观察和思考。这次经历让我意识到，交叉领域的融合可以带来更多的创新和突破，激发出无限潜力。

科研往往是充满挑战的。面对实验或研究中的挑战时，我会及时向导师寻求帮助，探讨解决方案。我的体会是：保持良好的学习态度，虚心向导师和师兄师姐请教，勇于探索和实践；要善于总结和归纳问题，及时反馈和调整研究方向和方法；要相信自己的能力，保持对科研的热情和耐心。

翟玮奇（类脑研究院应用数学专业直博生）

让理想平稳“着陆”

2022年毕业后，我背起行囊，怀揣赤子之心下沉到县乡村镇，在天平街道永嘉新村居民区担任书记助理一职，开始蹲苗压土、扎根基层的选调生生涯。

基层治理现代化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所在。永嘉新村老龄人口占比超过1/3，这就是选调生们在基层锻炼实践中需要用思考、探索的问题。

“利民之事，丝发必兴”。为了给群众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，我的日常工作上门走访慰问、楼道堆物整治、垃圾分类宣传引导、举办各类文体活动。每一项工作都积极和居民大量沟通，倾听人民群众声音，始终和群众保持紧密联系，走到群众身边，走进群众心里，体民心、察民情、排民忧、解民难。坚持党建引领下硬治理和软治理相结合，硬治理上，永嘉新村小区通过前几年的保护性修缮，小区道路绿化、垃圾库房、非机动车房等公共设施都修葺一新，提升了居住功能。软治理方面，借助沿街设置全新升级的党群服务站，不仅是全岗通接待，方

便居民办事，居民区也挖掘优质资源进社区举办活动，居民组织各类群文团队，活动越来越多。我还与居委干部一同在其中挖掘社区能人，参与社区治理，逐步形成充满活力的群众自治机制。

“艰难困苦，玉汝于成”。我刚开始接待居民时，居民会贴心地把方言主动切换成普通话，但感觉这样的交流总是有点距离，自己就下功夫多听多练多学，与居民沟通多了，从社区新面孔慢慢成为居民口中熟悉的小陈。在居民区一线和居民相处过程中，我学会了要用真心换真情，用心用情设身处地站在他们的角度思考问题，用群众更能理解接受的方式语言去推动工作。

怀揣理想，让热爱前行。我想做一名有志气、有骨气、有底气，超越现实，关照现实，求索真知，追求卓越的新时代理想主义者，在未来能撸起袖子，俯下身子，迈开步子，多当几次热锅上的蚂蚁，多在基层的急事难事上历练成长。

陈张雄（信息学院2022届校友）

光影书画



春风里有纸伞

洁白的油纸伞在这个春天被我们用画笔，披上美丽的外衣勾勒出自己心中的最美纸伞

罗飞宇（先进材料实验室2021级博士研究生）

副刊投稿邮箱: Fudan_media@fudan.edu.cn